四書待問

四書有疑朱門師友辨之詳矣而散出於其所自為書槩者難於歷攬念未有集之者天朝取士以經疑為試藝之首蓋欲吾黨之士獲勉學問以求聖賢立言之微意而或者昧焉若大學道字訓言而以為道理之道性善賢愚同得而謂愚者得其偏得文約禮重在行而曰主於知詳說反說專言知而曰主於行亦既得傳鄉闈策名天府矣則眇逕眇之故也比客建城與友人歐陽養正讀書之處次隨時采集因成是編

皆先儒之遺言緒論及時文之不倍師說者間亦附以一二鄙語及養正所述則以薈蕞自修别之凡五百四十問七百一十七則以經之篇章為之次目曰四書待問非敢擬諸如撞鐘者以是待有司之問焉則庶幾其應不匱比類而求之則凡經之所疑皆可旁通而盡得之耳是書之作本為舉子觀覽之便然由是而得其義則於窮理盡性之功為尤大而於進取又其餘事矣泰定甲子日南至臨江蕭鎰李南金甫書

薈蕞叢述序

興時經義聲律之學之盛凡一題之出一卷之入則主司舉子將相與角其藝於拔新領異之域彼以難窮人此以巧應敵日長月盛頗亦安所底止哉一變而闈索者東者四十年亦其勢之所必至者也晦翁固言之矣嗟乎自表章之詔下而四書之天定矣自吾幼時亦惟聲律是習方其汲汲於斯也曰不暇給於四書乎何有當是時為弟子而十五六間弗此之成也則父

兄朕焉朋友弗齒之矣此豈有四書歲月哉余於是愧焉多矣今余以場屋陳人傲倖昔者之一試而得與渝之士遊也亦天也為研為傑往往於李課之間得之如月西蕭君南金益研傑之疊見者也及盡觀其平日所為疑類皆簡明峻潔本乎朱說而以己意貫之義邃於四書者也而他文稱是其用心亦勤矣且吾聞君甲寅賓興之初嘗貢於鄉旣而以漏字點識者憾焉君獨亦自厲弗替嗟乎月西吾何足以知君吾

所知者有四書之天在延祐丁巳仲秋前三日

長沙李存謹書

薈蕞續抄序

余在渝益嘗讀月西之文而寄吾意於編末矣又三年月西書來長沙復徵余叙言其續稿嗟乎月西其以余真足以知君哉自聖門稱顏子問寡問不能而後世之學者知義理真無窮物我真無間而為學之律令格例始定此其百世之師也月西其聞風而興者歟吾愧君多矣淮陰侯功蓋一世而北面師其人此亦人道之常今人弗能耳吾何敢以為月西多自吾少時嘗

有志於上下四方弱冠之際先老猶多在而荏苒歲華怵惕世故自墮其身於空荒晻靄之域以至此幽閒無聊薜若可者一笑則撫髀浩歌擊壺欲鈌反成狂疾亦徒為旁觀怪驚而已吾知月西善學不以功名有無動其心惟知天理之當盡吾知月西真能學顏子之學而為僕者當虎帥以聽吾知月西用意千載之上而者不足貴月西之文固當自有知者余之卷卷斯言所以表君意之古而凡

槃者當如是也至治新元上巳邵陵冷椽李存

謹書

四書待問所輯書目

晦庵朱子熹 學庸章句 或問 語孟集註 語錄 文集

南軒張氏栻 註解

艮齋謝氏諤 學林

勉齋黃氏榦 講義 通義

北溪陳氏淳 口義 字義

慶源輔氏廣 答問

止齋陳氏傅良 七聖論

三山陳氏孔碩 講義

西山蔡氏淵 思問 化原問辨

潛室陳氏埴 木鍾集

西山真氏德秀 讀書記

括蒼葉氏味道 講義

西山蔡氏模 集疏

時文選正

臨江蕭氏鎰 薈蕞叢述

龍江歐陽氏蒙 自脩初藁

四書待問目錄

臨江蕭鎰編

四書互義

第五巻　凡二十七問三十八則

四書互義

第六巻　凡二十九問三十六則

論語　學而 為政

第七巻　凡二十五問三十六則

論語　八佾 里仁

第八巻　凡三十一問四十二則

論語　公胥冶 雍之也

四書待問目録

四書待問卷之一

臨江　蕭鎰　編

四書互義

孔子專言仁孟子兼言仁義

仁統四端故孔門止言仁至孟子時人于性分不明故須分別言之對分之則曰仁義四分之則曰仁義禮智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對分之則象陰陽四分之則象春夏秋冬春夏陽之屬也秋冬陰之屬也易曰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地之道有一必有兩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會而一之則仁統四端一元之氣統陰陽其實一理也

孔子專言仁孟子兼言仁義禮智

性是太極渾然之全體初不可以名字言之但其該具衆理而其理之大者則曰仁義禮智若偏言之則仁自仁義自義禮自禮智自智若專言之則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最先而兼統

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孔門未嘗備言孟子始備言之蓋孔時性善之理猶明雖不詳著其條而其理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蜂起人多不知性之本善故不得不著明之而四端之說于是而立是故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貫通乎四者之中是故仁之分別也猶四時雖不同而同出春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

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然則孔子之言仁元氣之渾淪也孟子兼言仁義禮智其元氣之爲陰陽四時也與

論語不言春秋孟子不言易論語立論謹嚴處無非春秋孟子知時變通處無非易

論語言性不及命言命不及性孟子兼言性命論語言仁不及義言義不及仁孟子兼言仁義

性命仁義若分言之則性自性命自命仁自仁義自義若合言之則人得於天者即天之所賦者也仁者義之體義者仁之用也孔子之時人心未離義理猶明故舉此則彼之理具言彼則此之義存至孟子時則人心昏惑故言性而不及命則不知有分限之不踰言命而不及性則不知有義理之當盡言仁而不及義則過於愛而無斷制言義而不及仁則傷於忍而無惻隱故必對舉而兼言之也

論語不言誠大學中庸孟子言誠

論語止言忠信不言誠至曾子子思孟子始言誠程子於主忠信章乃合忠信與誠並言之蓋誠指全體而言忠信指用力處而言盡得忠與信即是誠故孔子雖不言誠但欲人於忠信上着力忠信無不盡則誠在其中矣孔子教人大抵只就行處說行到盡處自然識得本原二字則併本原發以示人其義一也

論語中庸孟子言中大學不言中

善即是中其曰至善則中庸至矣之謂也其曰止於至善則時中之謂也其曰知止則擇乎中庸之謂也其曰則能得則得善服膺之謂也明明德而止於至善則執中之謂也新民而止於至善則用中之謂也至善者事理當然之極故善即是中或問言求必至是不容少有過不及之差是矣

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

大學脩己治人之道兼以其事言之故專言心

中庸明善誠身之本直以其理言之故專言性程子曰心也性也一理也自稟於天而言謂之性自存諸身而言謂之心是故言心則理已具言性即是理之具於心者大學明德峻德天之明命即稟受之性亦中庸天命之性也中庸戒懼愼獨内省愼思即存諸人之心亦大學正心也故言心者不必言性言性者不必言心孟子並言之而心性之理乃備

有子以孝弟爲人之本孟子以事親

從兄為仁義之實至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若但以孝弟為仁之本則義禮智信亦有本邪

仁之道大不可以一言而盡偏言之則主一事專言之則包四者故以孝弟言之其愛乎親則為仁之本其順乎親則為義之本其敬乎親則為禮之本其知此者則為智之本其誠此者則為信之本孟子論仁義禮智之實正為是爾

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孟子以事親從兄為仁義之實又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

孔門論仁舉體以該用所謂專言之也孟子言仁必以義配之所謂偏言之也事親主乎愛而已義則愛之宜也推其事親之愛以從兄敬長而得其宜則仁之道行矣此孝弟所以為仁之本也

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義主於敬敬莫先於

從兄仁義雖有愛敬之别然其所以敬亦必自其敬愛之心發之苟知敬而不知愛則不情之謬敬而已有子專以仁言者以仁該全體則敬在愛中故言仁而義已存孟子分言仁義者以各自其所重者言之則敬其愛外故言仁不可以不言義

學文所以格物致知之論語學文存孝弟謹信愛衆親仁之後大學格致在誠正脩齊治平之先

弟子乃小學之人詩書六藝小學之事聖人尤欲其務本故必教之以孝弟謹信愛眾親仁其學既立乃可學文格致是大學之事必物格知止而后誠正脩身治平可以則致學文所以習其事格致所以指其理故學文為小學之中終事格致為大學之初事

無友不如己者謂不如己者之不足與為友耳若必求勝己者而後友之則勝己者又將視我為不如己而不吾友矣

孟子一鄉一國友善之語似乎恕

所以取友必求直諒多聞之益不如己則無益有損今之人取友求勝己者則忌而遠之見不如己者則狎而親之夫子之言所以救學者之病孟子亦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此取友之道也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孟子何以言大人者言不必信

大人不拘小節變通不滯不是合下便道我言

須是不信只是到箇不必信處須着如此學者却要合下信便近義始得横渠云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此說較近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孟子則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

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有國者之所不可廢然必有德禮以為之本春秋諸侯未有能以禮化者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故畏法者但欲苟免刑罰而無愧耻戰國之君不能貴德尊

士於是賢能不擧政刑不修習以廢弛甚者般樂怠敖蹴細娛而不圖大患故夫子之言以其時君不能尚德禮而專尚政刑言之也孟子之言以其時君般樂怠敖不脩政刑言之也治國者以德禮為本政刑為輔相為終始而不偏廢此孔孟之意也

溫故而知新論語中庸文同抑有異義乎

論語以下文可以為師觀之則知視為重中庸

以上文尊德性而道問學比之則溫故為重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而孟子曰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則又全似無爭矣

血氣之爭君子所必不有禮義之爭君子所不能無蓋君子恭讓不與人爭唯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本乎禮義則雍容揖讓雖爭猶不爭也孟子不怨勝己者非謂其全無爭也蓋謂之射則不能無勝不勝之殊唯君子者失諸正鵠則反求諸己而已以己之不正敵人之正則己

之不勝乃其宜也不勝在己人何咎焉故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唯其善處不勝故咎己而咎人此所謂禮義之爭也

論語言夏殷之禮杞宋皆不足徵中庸言夏禮則同言殷禮曰有宋存焉則又取於宋

杞自成公始用夷禮先王之舊典禮經蕩然無復存矣宋自微子修其禮物在春秋時亦多廢壞無廢先王之遺然國多君子當時有言諸侯

宋魯於是觀禮者及申之會向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於楚此雖周禮想見當時設禮亦必有存者

里仁為美夫子以擇居言孟子以擇術言

以此章文義考之則擇云者不復擇指言所擇而特因上句以為文則其文之意則是擇居孟子引之以證擇術是借此以明彼古人引經多如此

夫子以於子路則曰不知其仁於管仲則曰如其仁而孟子言曾西推尊子路羞比管仲

以全體言仁則子路特日月至焉者以一事言仁則管仲亦有為仁之功合二子而言管仲蓋詭遇而獲者尔子路則範我馳驅者也言仁之道非全體不足以為仁言仁之功則一事亦足以為仁夫子所以不許子路以仁者蓋望其造於仁之至極非若管仲則徒稱之而已

此聖人厚學者之意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孟子
何以便言性善
性與天道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
之者性也孟子於性善亦止大槩言之少言性
之所以善至程子言性即理也理無不善然後
性善之義始明
季文三思而後行子曰再斯可矣然周
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豈以多思為惑

耶

張子云未知立心惡多思之致疑以知立心惡講治之不精然則講治之思莫非窮理又豈有私意而反惑之害耶

有臨事之思有窮理之思臨事之思不過擇於是非之兩端則思之多適足以致其反惑之過窮理之思必欲事物之理各極其當則思之審斯足以明其講治之精不戕周公不思而得者也而猶待於思是知聖人雖見義理之無窮常

恐知覺之有限此其不自聖之心又豈李文子所可同日語哉

伯夷不念舊惡孟子謂之隘

伯夷之清其流弊乃至於隘不念舊惡非清者不能也觀其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疑其疾惡之心已甚然其所疾者非疾其人也疾其人之惡也其人能改則其惡已去無可疾者矣人亦安得而怨之哉故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論伯夷者當論其清無論其隘

心不違仁心與仁為二仁人心也心與
仁為一

孟子非以仁訓心蓋以仁為心之德也人有是心則有是心德然私欲亂之則或有是心而不能有是德此衆人之心每乖違仁也克己復禮則即是心而是德存焉此顏子之心所以不違仁也故所謂違仁者非有兩物而相去也所謂不違仁者非有兩物而相依也身體而默識於言意之表庶乎其得之矣

張子言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故心之為義有專指知覺而言之者心不違仁是也有合性與知覺而言者仁人心也是也○顏子是言其用功夫孟子是徑舉全體言之

孔顏之樂周子令程子尋其樂處所樂何事是其樂未易言也孟子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則又明言其所樂不識知由此可以得孔

顏之樂

孔顏之樂天理流行之自然其樂在己蓋所自得而有不可名言之妙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爲學者言之爲學者言則不得若是度矣反身而誠雖有反身功夫然是大學以上之事於此以盡萬物皆備之理則孔顏之樂亦可到致學而至於誠實往而不得其樂哉聖人不可及矣欲學顏子先學孟子奮菓

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二者未嘗

偏重子曰博學以文約之以禮則先博後約其重在約皆兼知行言之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詳說反說何以專主知而不及行

顏子既論其所得知之至行之盡宜無所偏重夫子立教則謂博而不約必不免於汗漫而或畔於道故言既知則必求所以行是以皆兼知行言之孟子詳說反說言知而不及行者蓋承上章深造自得而言所謂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

者將務為深造而必以其道也所謂欲其融會貫通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者使其有所持循以佚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蓋深造自得既以行言則詳說反說不得不以知言矣蕙圃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之意何如

博學而必約之以禮是重在約禮博學詳說而將以反約是重在博學蓋博固不可不反於約而非博亦不能徑約二者合而後備乃互相發

也

孔孟言博約博之義同而約字義別有約之約有約之之約約之之言者言既博學於文而必以禮爲之約則約之體動以行言之也約之約者言既博既詳反而說列至約之地則約之體靜以知言之也是約字雖皆訓要而其體則有動靜之殊矣　薈蕞

聖賢之學知與行而已矣然有知行並言之者有專言知而不及行者不知之固無以行而知

之必求所以行博文約禮既以知行並言之矣
博學詳說而反約何以專言而知而不

四書待問卷之二

臨江蕭　鎰　編

四書互義

夫子自言述而不作孟子言孔子作春秋

春秋魯之史記夫子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則非創始可知有曰其義則某有罪焉蓋假魯史以寓王法定褒貶立百王不易之制其事則仍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其義則斷自

聖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所謂述而不作亦其自謙不敢當作者之意春秋魯史仲尼從而脩之筆則筆削則削以一字為褒貶立萬世常行之道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故孟子謂之作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及言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則不及默而識之何與

先儒以為此三言其本在於默而識之之一語而言我學不厭而教不倦者非謂默而識之之可畧也蓋學不厭又當默識默識則所學在我然後推以教人無非教默識之用是三者之中默識為要故曰言默識則謙不敢當而曰何有於我者我其不及默識則直下領畧西學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

從事於詩書六藝之文所以致知格物也論語以游於藝在志道據德依仁之

後大學以致知格物明德新民之先格物謂窮極乎事物之理致知謂推極乎吾心之知游藝則玩適乎六藝之事窮理盡性講學之先游玩適其事德成之餘功有進學成德之分游藝是德盛仁熟之後等閑游玩之中無非游心養德之地從心所欲不踰矩之時也

論語志道據德道在德先中庸志德志道道在德後

志道據德以道為主既志於道然後道之得於

心者可執守而不失至德凝道以德為主必有
至德然後發育峻極三千三百於此而凝
　夫子答子路云行三軍之間則曰臨事
而懼孟子謂孟施舍畏三軍之言則曰
　能無懼而已
臨事而懼教子路以敬其事養勇之道也能無
懼明孟施舍之守氣其氣養勇之效也
論養勇之道必臨事而能敬其事然後為有所
戒論養勇之效必立心而不動其心然後為有所

守是故氣足以配義則自可不懼義不足以勝氣則不得不懼不懼正勇者之事孟施舍守氣而已雖能無懼而未至於不懼亦未得為大勇也 薈蕞

孔子所雅言者書孟子言不如無書

書所以道政事固聖人所雅言孟子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蓋謂武城血流標杵之一言其所取二三策固不害其為信也不然東征西怨徯后來蘇孟子亦屢言之是豈不信者哉

夫子既言桓魋其如予何矣何以微服而過宋

以天理言桓魋必不能害夫子以人事言夫子亦不得不避桓魋雖聖人雖是以天自處亦須知盡人事所謂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也

孔孟立教之心一也孔子與互鄉童子之進孟子不與右師言

與其進所以見不輕絕人之心不與之言所以明動必以禮之實童子潔己以進則其求見之

意必誠故孔子與之進者所以接其慕道之動固不追其已往逆其將來也右師雖嬖然言揖之間必有朝廷之禮故孟子但以行禮為事不以其不悅而易其所守也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以仁對聖言智譬則巧聖譬則力以智對聖言仁且智夫子既聖矣乎則又合仁智而言為聖

仁智以理言聖以地言非離仁智以為聖只是行仁智到極處仁智是理聖是充此理到極處

非仁智之上別有一聖也

夫子言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孟子言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讓一也一曰無稱一曰好名

泰伯之讓其讓以誠故其跡隱微民無得而稱之好名之人其讓以名為名而讓豈人情哉噲是也

顏子犯而不校孟子三自反氣象

犯而不校是成德事三自反却有用力處學者

先學自反則見得自家長短若遽學不校恐于是非曲直或不能辨故欲學顏子先學孟子顏子渾是義理不見有人孟子見得義理無窮惟知反己顏子之量無涯孟子之言有跡自反所以自修學者之事也不校不見可校成德之事也此深淺之序也然自反謹嚴親切正學者所當用力處若反之未至遽欲自以不校爲高則恐無修省之功而陷于茍且頹惰之域也

子絶四首言毋意大學正心必先誠意

意者心之所發而善惡之幾誠其意者欲其一於善而毋自欺也心之所發一有不誠既即為私意有私則為惡矣聖人氣質清明渾然天理不待於誠自無私意衆人不能無物欲之累故必慎獨以誠之而後可至於意誠之地故聖人自是無意若學者則不可以不意誠

毋意之意謂妄念起而為私意則不可有誠意之意謂不起妄念而必實其意則不可無

夫子之毋意至善而無惡天理之所存聖人之之安行也大學之誠意為善以去惡而實用其力學者之自修也心之所　必所當審唯聖人不待於誠而自無私意學者則必審其幾而實之毋之為言無待用於用力而自無之也誠之為言有待於用力而後誠也此聖人學者之分也

顏子擇乎中庸而瞻前忽後則過不及雖不見於言行毋乃亦嘗動於心乎

正是中庸不可能聖人只是中底道理

夫子言未見好德如好色而孟子告齊王以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好色人之所同故共好也必誠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此孔子所以歎其未見然好色雖人之所同要未可謂所好之正若齊王言好色而自以為疾則其心未嘗不慊然於所好之未是是其良心之所發有可擴充之者孟子若禁止之則好色必不可禁止雖有善見無自而入矣

故委曲承順以致其聽託於太王姜女以悅其心終言無怨無曠以廣其意推是以往則立人達人亦自此充之所謂巽與之言也蓋孔子之言好色以人不好德言之孟子之言好貨以與民同樂言之

未可與權之權只是經也孟子答淳于髡以禮對權論子莫執中以中對權則經權不異乎

先儒有言權只是經者又有言經與權當有辨者

既謂權只是經矣而又謂權與經當有辨者懼學者守經而無權又懼學者從權而失經也經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其學適道與立與權而曰權只是經者言權者經之權也言權則經在其中矣權與禮對則禮為經權與中對則中為經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是執一而不變者不賊道于遇事之變而不知權則嫂溺不援是無惻隱之心者非豺狼與所謂權與經當有

辨者亦以足推明是經之意實相為用而不相悖也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似非衣錦尚絅之意

衣錦尚絅是惡其文之著必表而出之是嫌其體之露中庸以心德言鄉黨以容貌言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跡亦不入於室是善人不入於聖人之室也孟子稱樂正子為善人則極言可欲之善至

於不可知之神何與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由其質美故其不踐成法而自不為惡由其未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質美而好學則善有諸己勉於力行以至充實光輝雖大且聖亦可馴致其分在於學與不學而已

冉求自謂可使足民及其宰季氏賦粟倍他日則是厲民者也安在其能足民哉

冉有以政事之材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
此其適在於以仕為急是以義理不勝其功利
之心耳尼民尒其所志但急於從事失身於季
氏是以違其所言
只以政事稱即其學問功夫有欠闕處故聖人
常攻其短

夫子與點孟子謂之狂

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聖人
之志夫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

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亦曰浴
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夫子
與點蓋與點聖人之志同而行有不掩焉者是
以謂之狂在陳思歸所欲裁正者謂此輩耳

論語非禮勿視聽言動中庸九經止於非禮
勿動言身修身而不及視聽言

視聽言動四者皆身之用身之用即心之動履
故以身之用而言則曰視聽言動自心之動而
言則視聽言動皆動也知非禮勿動則自不非

禮視聽言矣故論語亦以非禮勿動在後。程子動箴曰習與性成聖人同歸先儒謂此兩句必於動上言之者以動該三者而君子之道行之為貴也舉動之一字則視聽言皆在其中故言身之用則曰視聽言動言心之用則視聽言皆動也中庸非禮勿動所以修身以動包視聽言而言

夫子言君子不憂不懼孟子言君子有終身之憂

論君子之成德以無愧於己而不憂論君子之進德以恥不若人而憂

不憂不懼夫子所以寬司馬牛之憂憂自外至者也有終身之憂孟子所以堅仁禮之施憂自中出者也非仁無為非禮無行則內省不疚矣是故內省而不疚自可以不憂內省而可恥則不可以不憂憂之如何能其如舜者去其不如舜者則憂其所可憂以至於不憂斯可以成德矣

子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大學曰無諸己而后非諸人則似攻人之惡矣

有修己之學有治人之事修己者不必責諸人治人者必先修諸己脩慝者務去吾心所匿之惡而已何暇攻人大學九章新民之事己德既明政當推以及人使之去其舊染之汚也然本於修己已而已

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孟子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謹也昧於義者不擇是非可否而於言行不能無輕于此而必其信果則亦尾生之信徒狄之果而已雖似有守未免爲硜硜之小人唯能審於義之當然則必有所擇而後發故言不必其信而自信行不必其果而自果惟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未嘗不信果也是知孟子之所謂大人則硜硜然之爲小人可知矣故先儒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

剛毅木訥近仁力行近乎仁强恕而行

求仁莫近三近仁異同

聖賢有言資稟之近於仁者有言功夫之近於仁者蓋剛毅者有堅强奮發之意故不屈於物欲而心常正木訥者無他巧令脩飾之習故不至於外馳而心常存此以資稟言之也力行者致力於所行之道自强不息知義必為故足以勝私强恕者勉强於推己之功己所勿欲勿施於人故有以上達此以功夫言之也然有剛毅

木訥之質又當有力行强恕之功然後可以至於仁有其質而無其功則亦剛毅木訥而已雖近矣未有能至者也 自脩

四書待問卷之二終

四書待問卷之三

臨江 蕭鎰 編

孔子稱子產爲惠人孟子以爲惠而不知爲政

論語圖外小註亦以爲子產之才不勝其德於聖人之學則未之聞也

子產相鄭黜侈崇儉封洫鑄刑書其爲政雖嚴而卒歸於愛故夫子以惠人稱之死而出涕曰古之遺愛也而先王之政之教誠有所未及故孟子以爲惠而不知爲政禮記亦以爲能食民而不能教

孔子言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曾西言管仲功烈如彼其卑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其力自不可揜然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故曰功烈如彼其卑夫子亦曰管仲之器小哉

孔子稱管仲如其仁孟子言曾西不為管仲

管仲有仁者之功而其規矩狹隘亦不逃君子

之徼孔門功過不揜元氣之流行也孟子功利不道泰山之巖岩也

孔子稱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有一匡天下之功孟子言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聖人之論霸者雖不以與王道亦不揜其霸功五霸桓文為盛雖以力假仁心皆不正是則三王之罪人宜乎仲尼之徒之所不道而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翼戴王室免民左衽則皆管

仲相桓公之力故自王道觀之則霸功為不足
道自霸功言之則桓公君臣其善有不可掩者

衛靈公問陳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
利國孟子對以仁義所問甚切所答似
迂

為國以礼則兵可不講而國自安以義為利則
民可使富而君亦足使衛侯而知此意必不至
附齊鄭以叛晉黨范中行以伐盟主則外無大
國內可以安靖其民而無所事陳矣使梁王而

悟此理則必行先王之道施仁政於民省刑薄斂脩其孝悌忠信使民安於畎畝衣食以尊君親上則國無不利矣此為邦之正道常情之所謂迂君子之所謂切也自脩

孔門行道之心一也孔子去衛明日遂行孟子去齊三宿出晝

行道以濟時者聖賢之本心道不行而去之者聖賢之不得已也去有遲速則亦所遇之君不同耳宣王天資朴實足用為善故孟子之去齊

也庶幾其能改而返己靈公無道復有志於戰伐之事則亂邦無可居之理明日遂行所謂見幾而作者

殺身成仁義也孟子亦曰舍生而取義孔子何以不曰義而曰仁

仁義體一而用殊故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以仁決者夫子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是也以義決者孟子欲有甚於生惡有甚於死是也蓋仁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

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

孔子言王道止言禮樂如夏時殷輅周冕韶舞是也孟子言王道止言政事如樹畜衣食經界井地是也意者孔子答王道之本孟子言王道之務

孔子為學者言所言經世之大剛孟子為時君言當論濟時之急務

孔子言樂韶舞放鄭聲而孟子言今樂猶古樂

春秋之時礼樂廢壞孔子立萬當行之道爲百王不易之法謂以礼樂治天下則必有韶舞必放鄭聲此為邦之正道也戰國之君皆自奉其聲身而不恤其民孟子非不知今樂古樂之不可同但欲開導其善心沒勉其與民同樂是樂雖有今古之異而與民同樂之意則無今古之異耳此救時之急務也

孔子言君子貞而不諒無取於諒也孟子言君子不亮惡乎執則又取於諒又見五卷

諒有二義有專以信言者有以信之小言者君子不亮惡乎執之諒專言信者也貞而不諒之諒信之小者也以諒對貞而言則諒視貞為不足止為小信若專言諒則不害為執信之美德

孔子言畏大人孟子言說大人則藐之大人固所當畏藐是藐其巍巍然者世之畏大人者非畏大人也畏其巍巍然者耳如前倨後恭之類是也能勿視其巍巍然而以畏大人

為心乃真能畏大人者也

孔子主畏大人而言孟子主說大人而言大人者天命之所存不得不畏惟說大人者能勿視其巍巍然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茍非有說之之事而但以藐大人為心則失之矣

論語生知學知困學有等之序中庸則言及其知之一也

論語三等之分者言其始所進之異中庸及其知之則一者言其終所至之同

孔子言賢伯夷首陽之節孟子譏其隘

孔子仁管仲一匡之功孟子言曾西所不為

孔子雖賢伯夷然但列之逸民之目而自謂我則異於是孟子隘之語起於此孔子雖仁管仲然小器與奢而犯禮皆直指其失孟子曾西之言起于此

孔子言性相近孟子言性善

張子有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

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蓋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爲品不一所謂氣質之性者也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所稟之性所謂才者皆謂是也然其本然之理則純粹至善而已所謂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本所謂極本窮源之理

皆謂是也若夫子論性而以相近爲言則固指
夫氣質而言之矣然則夫子不言性之本何也
曰於易大傳詳矣
孔子言性相近兼氣質而言也氣質之禀不能
無美惡之殊然其初猶不甚相遠至習於善者
日進於高明習於惡者日流於汚下於是始相
遠矣孟子性善則是論性之本然論而不論氣
無以見生質之異故程子言不備○性相近兼
以氣言性善專以理言人物得是氣以成形而

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是理未嘗離乎氣也
故論理而不論氣則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而
不論理則無以見義理之同孔子之言性相近
兼理與氣言之也孟子之言性善論理不論氣
者也以言其理則得全於天渾然至善何相近
之有蓋孟子時異端並起往往以性為不善故
孟子推原其本言之非有異於孔子也

孔子言性相近而孟子言性以為人無
有不善是則堯舜與塗人一尔何謂相近

性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理無不善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氣則有美惡之殊而其初亦不甚相遠是謂相近蓋孟子專言理孔子兼言氣專言理堯舜塗人之所以同兼言氣堯舜塗人之所以異 自脩

孔子言性言質不言情孟子言性言情言才不言習

性相近兼以氣言性善專以理言以氣言性則不能無美惡之殊故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

也而情之中節不中節皆習之所為故言習則又不必言情以理言性則至理善而無惡發而可為情為才亦至善而無惡既皆至善則非習氣之所能移故言情才不復言習薈蕞

孔孔子止言性孟子言性便是情才

孔子言性兼以氣言之孟子言性專以理言之以理言性則理之體虛然聲色臭味之可以形容故先指其性之發於情才者言之以情者性之動而有為者也才者性之具而能為者也即

其情才之善則其性之本善不待言而可知矣
奮發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曾交間人皆可以
為堯舜孟子何以然之
性兼氣質言則有清濁厚薄昏明之不齊故于
相近之中有美惡一定而不可移者如堯舜不
可為桀紂桀紂不可為堯舜之類然其本然之
理則人與堯舜本無異者但衆人汩于私欲而
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耳故程

于言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修身以復其性則衆人亦堯舜矣

論語下愚不移中庸雖愚必明

下愚不移此氣質之最昏而不可進於學者雖愚必明此氣質之少昏而猶可與爲學者不可以下愚之不移而遂疑愚者之未必明也蓋下愚者自暴自棄之人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故曰不移愚者困知勉行之人也惟其困而知勉

而行也故常百倍其功勉々循々而不已至於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焉則雖不美之質可變而美而豈自暴自棄者所可同年語哉

柳下惠三黜不去孟子乃謂不以三公易其介

三黜不去必其心可以不去則不枉道事人之意可知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者由有三黜為介所以為介使居三公其介亦必如此

論語末篇言道統并言治道孟子末篇

言道統不及治道

論語載堯舜咨爾之辭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皆歷代之君此聖道之所以傳故言道統并及治道孟子叙堯舜湯文周孔相承之次有君臣焉比聖學之所以傳故言道統不及治道

四書待問卷之三終